

馬克思主義

論蘇維埃民主

論蘇維埃民主

馬克思主義

亞歷山大洛夫著

何歌譯

民主埃維蘇論

時代社

1072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О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Перевод Хэ Гэ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50

2-ое изд.

論蘇維埃民主

著者 亞歷山大洛夫
發行者 姜椿芳

翻譯者 何 歌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 一 二 四 三
電報掛號：(二〇〇〇一)



ЕРОСНПУВОО

1947年8月初版
(120冊)
1950年7月再版
(2000冊)

北京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 二 〇 〇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二一——三號
電話：一 四 〇 二
電報掛號：二 五 一 四

G.亞歷山大洛夫著

何

歌譯

論蘇維埃民主

上海時代社出版

一九五〇

目 次

- 一 戰後的民主問題……………(5)
- 二 蘇維埃民主的意義與力量……………(14)
- 三 蘇維埃民主的批判的批判……………(33)

戰後的民主問題

近幾年來，民主問題在整個國際出版界引起了最活躍的討論，引起了最尖銳和熱烈的爭論。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對這問題提出了決定性的判斷，但是民主問題的爭論非但沒有停止，而且反而增強了，甚至民主問題現在被國外許多資產階級作家們糾纏得更甚了。特別是寫了許多關於蘇維埃民主的各種謬言。近年來世界文化界討論民主問題的經驗一再指出，祇有列寧主義，才能對現代的活剝鮮跳的問題作真正科學的答案。

在歷史上，人們，包括偉人在內，深刻而確實地鑽研與他們同時代的社會生活的性質、意義和歷史傾向的例子是很少的。少的原因是由於過去人們沒有可能以他們判斷自然界發展的現象和法則時所有的那種科學的確實性、客觀性和精密性來判斷社會生活現象。這些學者沒有掌握到真正的社會科學。

當社會研究者努力想以一致的見解來掌握與他同時代的事件的真正本質時，當他希望把這些事件與世界歷史聯繫起來，並且作出關於社會發展的歷史傾向的某些結論和稍稍揭開未來的幕帷時，他所遭遇的困難是怎樣的呢？

這些以前沒有被社會研究者所克服的困難就是：一位希望不以經驗論——在個別的事件中，大的或小的現象，範例和事實中——而以它們的相互的深刻的關係來掌握生活的學者，他所看到的生活現象是經常變動的。研究者努力想說明重大現象以及國家和國際關係的可能發展方向。而社會發展的可能方向是決定於階級，政黨及其他力量之相互關係和鬥爭的，對這種相互關係和鬥爭的準確估計，則非反科學的社會學者所能勝任。當一位社會生活的研究者在研究他同時代所發生的重要現象時，他常常可以發現那引起生活中的各種現象的直接原因；但他很少能夠同樣精確地決定社會發展中的每一件重大事件所必然引起的歷史後果。

現代的歷史家，政治家或社會學家所研究的是這些重大的事件，如：美國貸英巨款，英美關於軍隊及武器標準化的談判，英國資金的被美國逐出加拿大，美國建立大大超過英國的海軍等等。歷史家，政治家或社會學家從這些事實中正確地得出了關於英國經濟和政治正逐漸地但是忠實地服從於美國的結論。但是這位沒有以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歷史家，政治家或社

會學家，當然不能作出關於美國的擠出英國以及英國的依附美國，在今後數年或數十年之內將在世界政治，經濟和外交舞台上引致如何巨大的歷史後果的一切必要的結論。

但我們還是回到前面的問題。

經驗顯示，現代人能够或多或少地準確判斷那些早已過去了的事件，因為這些事件的一切歷史後果和結局，在歷史上看來已是生活本身的事實了。有時，社會生活的研究者也能够以很少的，但仍有一定的準確性來判斷與他們同時代的社會生活的事件和現象。根據非常明顯的原因，這些研究者也能以較小的準確性來判斷與他們同時代的社會生活的水準和狀況的趨勢及今後結果。然而，當社會的發展達到了該社會內部各方面力量的劇烈的，迅速的和本質的檢驗時，那時，研究社會生活的法則改變了，那時，歷史發展的過程加速了，事件和現象的轉變，生活對於任何政策的迅速的檢驗，使人可以更正確地判斷這些事件的意義和它們的真正結果。在這樣的時候，立刻就顯露了個別事件和各個國家的政府的政策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可以明顯地看出，目前的政策是適應着社會的進步發展呢，還是傾向於保留這個社會中的反動方面和反動階層的。

馬克思—列寧的社會科學和一切其他社會發展理論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能够正確地判斷過去的事和現在的事。它能够在平常的社會發展時期正確地判斷

事件；而在舊的東西被急劇地和迅速地破壞的時期，在最尖銳和最緊張的階級鬥爭時期，它也能够同樣正確地判斷它們。它能够辨明今天隱藏着的未來的種子，清楚地看到社會發展的前途。馬克思—列寧的科學依據於歷史的經驗，普及於一切生活的現象並且用生活來驗證理論的和政治的結論與法則。

在我們的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切現代社會生活方式的大檢驗。不但如此，它還使參加者本身能够判斷現代的事件，而且判斷得與未來的人類研究這次戰爭時一樣地準確。

斯大林對戰爭的意義作了一個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認為它是試煉和考驗一切人民力量的偉大的學校。斯大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對選民發表的演說中稱：『戰爭暴露了後方和前綫的一切事實與事件，它無情地揭露了那隱匿着國家，政府，政黨的眞面目的一切裝飾，把它們赤裸裸地，沒有面具，沒有掩飾地推到台上來，暴露出它們的一切缺點和優點。戰爭彷彿給我們的蘇維埃制度，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共產黨舉行了一次考試，並且總結了它們的工作，好像對我們說：瞧，這就是你們的人和組織，它們的事業和成績——你仔細地看看，按他們的事業給他們報酬』。

我們現在必須注意的正是事物的這一方面，如果我們要理解蘇維埃民主在漸進的，向上的，進步的人類發展中的作用的話。

在現代的國際政治生活中，大概沒有一個問題再比民主的問題，理解和實現其原則的問題，更尖銳，更重要了。政治家，社會學家和外交家在這個現代最重要的問題上發生激烈的爭執，並不是偶然的。

這個問題所以具有如此重大的意義，首先是因為我們的時代是一切現代民主方式的力量與生命力的第一個最嚴格的，甚至可說是決定性的檢驗的時代。這也是很明顯的。經過如此長久的，為擴大民主的生活基礎而進行的殘酷鬥爭之後，民主主義本身反而遭受了致命的威脅。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主義，如所周知，非但消滅了國內的一切民主跡象，基本上排斥了任何的民主主義，而且還動員了本國的一切力量和軍隊以消滅其他國家裏的民主主義。其結果，是人所共知的。不但最進步的——蘇維埃式的民主，而且資產階級議會式的民主（它的整個主要的生命是在過去，而不是在將來）在戰爭的試驗下也顯出了比恐怖的法西斯獨裁更優越，更有生命力。

民主問題在我們的時代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也因為在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過程中和戰爭之後，進行了並且現在還繼續進行着對每一個自命為民主國家的真正民主性質的偉大的檢驗。事實上，在我們的時代產生了這樣的問題：那一種方式的民主在戰時表現出是最強大而有力的？那一個國家的代表最澈底地為着普遍的，持久的，公正的和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奮鬥？大家都都知道，全世界大多數進步人士，大多數有堅

信和敢於正視現實的人士，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是把他們的希望的目光投向蘇聯方面的！而且必須指出——他們沒有看錯。正是蘇維埃國家，這個光輝地與希特勒德國進行了鬥爭的蘇維埃國家，在這次戰爭中最徹底和最公正地保衛了人民的民主主義的利益。正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在艱苦無比的戰爭中打敗了敵人之後，執行了勇敢的，徹底的，建立民主和平的政策，雖然某些國家，包括最大的國家在內，所希望的是帝國主義的和平，而不是民主的和平。任何人也不能否認，現在，當兩大法西斯國家——德國和日本——被擊潰後，正是蘇維埃人在不顧一切阻撓，繼續向一切公開的和隱藏的法西斯主義的承繼者和擁護者作堅決的鬥爭，與一切和各種反動派的辯護者或掌腰者鬥爭。所以，戰爭和戰後時期給了我們極豐富的材料，利用這些材料，每一個人都能在這戰鬥的和嚴酷的時代，順利地判斷出真正的和虛偽的民主的擁護者。

同時也不能不注意，由於在世界政治發展的經歷中出現了新的一頁——南斯拉夫，捷克，波蘭，保加利亞等新民主國家的建立，民主問題現在具有了特殊的意義。這新的意義對各方面都是很重要的。它確切地顯示出，許多歐洲的國家從希特勒羈絆下解放出來後，在自由地為自己選擇社會制度時，它們拒絕了那早已在英美國內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議會式的民主。上述國家的人民不願為自己建立這種不能切實保證大多數人民的政治權利的民主制度。他們認為這種民主

是過了時的，較人民大眾的願望和要求爲落後的。所以，在我們的時代產生了新的，較資產階級議會制國家更高級的民主型式，它們開闢了更完善的社會生活形式的道路。

民主問題所以具有如此顯著的意義，也因爲最近數十年來的事實完全和永遠地確定了蘇維埃民主的真實本質和巨大的不可克服的力量。自從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年起，直到今天，許多外國的反動集團對蘇聯的民主沒有停止過強大的政治攻勢。它，這種攻勢，並不能動搖蘇維埃民主的力量。相反地，蘇維埃人倒獲得了必要的政治經驗，在與社會主義敵人的鬥爭中鍛鍊了自己的力量。計劃遠大的，頑強執行的削弱和打倒蘇聯的企圖，遭受了可恥的失敗。但同時，對蘇維埃民主也進行了同樣強大的經濟的攻勢。還祇要提醒一下那些反動集團不斷企圖在經濟方面孤立蘇聯，阻撓貸款，實行『金元』和『麵包』外交等等就够了。但是怎麼樣呢？蘇維埃人依靠自己的資源和力量，克服了與經濟發展有關的不可避免的困難；共產黨擬定了獨特的建立現代工業和大規模集體農業的政策。蘇聯勝利地通過了經濟的試煉。蘇維埃共和國的敵人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但是這還沒有結束蘇維埃民主的試煉。在三十年內，蘇維埃國家被迫兩次長期地拿起武器，用自己的主要力量把鎚和犁換成了刀和劍。國際反動派不能用經濟和政治的方法來摧毀蘇維埃國家，他們於是企圖

用軍事力量來消滅這個新的，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最近三十年來，蘇維埃國家不但兩次粉碎了武力征服蘇聯的企圖，並且在戰鬥中，在戰場上，擊潰了敵人。反對蘇聯的軍事進攻也不能動搖蘇維埃民主的牢固基礎。不但如此，蘇聯還獲得了進行現代戰爭的豐富的經驗，培養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創造了最新的戰鬥技術並且澈底粉碎了一切侵略者的干涉蘇聯內政的妄想。蘇維埃民主的敵人依賴軍事力量來摧毀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蘇維埃國家的希望，因而也消滅了。如果最近在外國報祇上關於蘇維埃民主，關於布爾雪維克的世界觀，關於共產主義等等寫得特別多，那末還是有它特別的原因的。

當大家都開始明白，不論是政治壓迫，經濟壓力或是軍事進攻都不能摧毀那向前疾進的蘇維埃共和國時，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和其他國家中的反動份子就大大地加強了反對蘇維埃的世界觀，反對社會主義民主的攻勢。沒有一個誹謗的字眼不被他們用來形容蘇維埃制度。但是蘇維埃人對這種誹謗和造謠的浪潮處之泰然——讓那些叭兒狗對着大象狂吠吧！蘇維埃人所以處之泰然，是因為他們堅信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優越性。蘇維埃社會的世界觀，它的政治組織和它的民主制度在國外廣泛地遭受到批評，當然，這並不是因為所有這些「批評家」們都希望有一種更高級的社會生活制度。完全不是的。這些批評的展開是因為蘇維埃民主——目前所有國家生活組織方式和人民政治活動

方式中的最高級的形式——明顯地指出了現在的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的缺點和不完善。這就是爲什麼對蘇維埃民主的惡意批評實際上祇是替那腐朽的，落後的社會政治制度辯護的一種方式而已。蘇聯人民怎樣對付國外的惡意批評，也說明了蘇維埃社會的力量。對蘇維埃人的生活基礎和世界觀的思想上的進攻，要求列寧的黨，蘇維埃知識份子和全體蘇聯人民在政治上，道德上和精神上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在這基礎上，蘇維埃人可以給一切反動份子的進攻以一致的打擊。

所有這一切就是說，在最近幾年來，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年代，民主力量遭受了最大的，最嚴酷和決定性的試煉。同時，這個民主力量的試煉並不是一般性的：生活把各種各樣的民主方式都作了比較，試驗了每一種現有的民主制度的進步性和生活力。蘇維埃民主在這個試煉中沒有羞辱自己。

二

蘇維埃民主的意義與力量

在社會史中，正如在科學史中一樣，有一個最高級的，頗饒興味的合法則性。每一種政治生活和科學解釋世界的新體系，如果是真正進步的，前進的話，它不但可以順利解決那些新發生的問題，而且可以解決在先前的發展階段中社會和科學所遭遇到的問題。政治和科學的前輩們所不能解決的，常常被現代人順利地解決了。但後者所解決的，當然也不是一切問題。繼續不斷的發展，重新增加了他們的工作，在社會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務，擴大了人們的眼界而最後解決了前輩們所遭遇到而未能解決的問題。每一種真正進步的觀念和制度的體系，其特點就在於：以前不能解決的政治生活或科學的疑問獲得了解決，獲得了更完善和更正確的解釋。托勒密所不能解釋的，被哥伯尼和加里略解釋了；後者所不能做的，被十九世紀的創立新的宇宙發展學說的科學家完成了，而他們所不